

鞋子去找 鞋子的朋友



『别扫院子的雪，等我回来了咱们堆雪人！』
可是，直到院子里的雪融化了结成冰，冰融化了又粘成泥，他再没有回来。

张浩文◎著

丛书主编：郑润良

符浩勇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主编：郑润良
符浩勇

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

张浩文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 / 张浩文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7.11
(中短篇小说选 / 郑润良, 符浩勇主编. 第一辑)
ISBN 978-7-227-06778-8

I. ①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0276 号

中短篇小说选 (第一辑)
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

郑润良 符浩勇 主编
张浩文 著

责任编辑 李彦斌
责任校对 王 艳
封面设计 格 林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王杨宝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nxp-p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 renminshe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19391 505210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泰安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7197

开 本 690 mm × 960 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2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778-8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	001
三天谋杀一位乡村作家	025
白玉灯	063
五条腿的生活	113
杀头公猪上西安	162
鸡蛋要案	187
杀 狗	203
潜 伏	222
白 馍	232
绣花鞋	254
浇花记	265

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

阿兵的身后拖着叮当叮当的回声，回声清脆而悠长，搅扰了礼士胡同午后的寂静。这种响声跟寺庙里和尚敲磬差不多，谁会想到它是脚步声呢？然而礼士胡同的人知道这是瘸子出动了——多少年来礼士胡同的青石板路面总是在这个时候被阿兵的拐杖撞疼，拐杖的顶端为了耐磨镶嵌着钢垫子，它们在地面上叩出像花瓣一样美丽的伤痕，如果在晚上，肯定还会吐出一朵一朵的火星儿。胡同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，这是他们午休时的一种伴奏。

就连胡同的狗也被这种声音磨厚了耳茧。阿兵路过大墩家时，大墩的红毛狗就横卧在路心上，对阿兵的到来不理不睬，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。其实这条狗是很怕人的，地处交通路口，人见人打，早就被打得没了狗性，即使一声粗壮的咳嗽，也会吓得它夹紧尾巴开溜。阿兵用拐杖戳戳它，它竟然连头都懒得抬，只翻开白眼瞟了一下，很不屑的样子。这狗也不肥，别人一脚就跨越了，但阿兵不行。他只得费劲地从它身边绕过去。过去之后阿兵有些窝火，回过头朝它呸了一口，没想到这狗应声跳将起来，呼呼往前扑，生气地汪汪狂吠，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。

吓得阿兵往后连跳几步，险乎摔倒。看见瘸子可怜见的，红毛狗似乎有点不忍，呜里乌拉地抗议了两句，又躺倒睡觉了。狗的气消了，这

才轮到阿兵生气：难道我就活成了这样，连狗都瞧不起我？

人瞧不起他可以容忍，谁叫自己少一条腿，跟别人不一样呢？胡同里的人明里暗里把他当怪物，水莲看他的眼神就跟看她家的那只三脚猫一样，那只猫早几年不知怎么被老鼠夹子夹断了一条腿，一直半死不活的。有人怜悯这算好的，阿兵最怕像大墩那样的衰人当面羞辱他，大墩经常模仿他走路的样子，边学边嬉皮笑脸地嚷嚷，嘿，像不像鸭子划水！他们都瞧不起他，整个胡同的人，这他知道。正因为这样，阿兵每次要出门都选择午后，这时整个胡同都沉入了酣梦，基本上没有人影（阿兵也曾尝试过在深夜出门，结果没走几步就摔破了膝盖，没有路灯的胡同充满了陷阱）。

然而他躲过了人，却没想到碰上了狗。一只瘦里吧唧的癞皮狗，也敢不把他当回事！

阿兵的气愤是可想而知的，这样，下面发生的事就顺理成章了。

买鞋。阿兵对柜台后面正在打盹的女售货员说。他现在是在街道上的一家鞋店里，趴在他对面的售货员睡得很实腾，口水窜了出来，把猩红的唇膏冲开了一道豁儿，在腮帮的脂粉上犁下几条不规则的深沟。售货员动也不动，就像刚才的红毛狗一样不理他。阿兵有些来气，他提高声音吆喝了一遍，售货员一个激灵吓醒了，瞪着他说，喊什么喊，随便从货架上摸出了一只鞋，扔在阿兵面前。阿兵说我不要这种，他用手指着一种棕色的皮鞋，那种鞋的帮儿上钉着一颗黄铜五角星，煞是好看。鞋被抛了过来，阿兵试了一下，太大了。

要35码的，阿兵说。大概是这样的小脚男人太少了，售货员翻遍了好几个货架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，最后她撅着屁股，挪开了货架下面

的几只废纸箱，好歹掏出一只35码的，扔给阿兵。阿兵立刻推回去，说我要左脚的。这下一直觉得自己很能忍耐的售货员终于发火了，她说，你这人有病吧？左脚右脚还不一样试！到现在为止，售货员还没有发现阿兵是个残疾人，因为柜台遮住了阿兵的下半身。

我就要左脚的，你听好了！阿兵瞪着售货员，硬邦邦地回应道，你不就是一个卖货的吗？售货员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横的顾客，她在国营商店当太岁可是习惯了的，这倒激起了她的好奇心，她重新打量着，并且是认真地打量着阿兵，把头探出柜台，似乎是要看看阿兵是不是三头六臂。

哈哈！她兴奋地叫了起来：你是个瘸子，哈，瘸子！

瘸子瘸子瘸子！这称呼像锥子一样连续扎在阿兵的心上，他鬓角的脉搏蹦蹦跳，右腿的断茬口像被撒上了辣椒面一样尖锐地刺疼。阿兵正想发作，但他最终没有发作，作为残疾人，阿兵知道自己是弱者，他经常得靠智力而非蛮劲来维护尊严。在那天的午后，阿兵很快地就想到了一个报复的恶作剧，他觉得设一个圈套让这个胖女人钻比臭骂她一顿更有趣也更痛快。

阿兵问这鞋多少钱，售货员说八十四块。给，他把四十二块钱甩在柜台上。售货员数了一下，说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阿兵说怎么啦，售货员说什么怎么啦？钱不够！阿兵说，你是白痴，不会算账吗？阿兵这一骂，把那个售货员骂愣了，她当下还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阿兵笑着说，一双皮鞋八十四块，一只皮鞋是多少？

售货员醒悟过来了，便说我看你才是白痴，皮鞋有单卖的吗？

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阿兵问。

瘸子！售货员说。

瘸子是几只脚？阿兵问。

一只。售货员答。

那就对了。你知道我只有一只脚，你也同意卖给我皮鞋，那你肯定是卖一只皮鞋给我喽！阿兵说。

售货员被问得张口结舌，真不知道怎么被这个瘸子给套住了。天下明明没有鞋子单卖的道理，可她却理屈词穷。

阿兵笑了，他说，谁让你骂我瘸子的？骂人不能白骂，另外的四十二块钱你贴上吧。

售货员急了，她一把拽住那只皮鞋说，我不卖了！

说得容易，阿兵不放手，屁放出来你能一口吞回去？

争吵声引来了不少街上的闲人，他们围在鞋店门口。这时，从鞋店后面走出来三个男人，他们是库房送货的。售货员急忙向他们嚷嚷，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。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大胡子看着阿兵轻蔑地笑了，嘿嘿，臭虫也成精了，快掏钱！

那个男人像狗熊一样壮实，整整高过阿兵半个身子，阿兵心里有点怯，再说他也确实不占理。但阿兵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愿轻易示弱。我已经掏过钱了。阿兵说。

那是一只鞋的钱！那男人说。

我就买一只鞋。阿兵说。

行！那个男人说。他抓住阿兵的手，只轻轻一拧，阿兵拿鞋的手就松了，大胡子把那只左脚鞋没收了，塞给阿兵一只右脚的。笑着说，瘸子，满意了吧。另外两个男人也一脸坏笑，快试试吧，他们说，你的右脚呢？

阿兵无可奈何地盯着这只右脚鞋，他不能说不要，因为他说了要

买一只鞋的。大胡子是在耍他。然而阿兵一想，也行，右脚我不能穿，可左脚那只鞋你们不也得贴钱吗？他暗自得意，这起码是打了个平手。可是很快大胡子又反悔了，他在把那只左脚鞋放回货架时发现了上面的脏手印子，就将它往阿兵的怀里一塞，说，你的爪子印，全归你了，掏钱吧！

我不要！阿兵说。

你掏不掏？大胡子一把抢过了阿兵的拐杖，阿兵摇摇晃晃地差点摔倒了。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左右一夹，把阿兵夹在了中间。

阿兵害怕了，他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口袋摸索着钱包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不知道怎么地，他忽然发现了围观人群中的一双熟悉的水泡眼，那双水泡眼由于高兴，鼓凸凸地都快要弹出来了。那是大墩。大墩后面那个露了半个鸡窝头的女孩好像是水莲吧，她是不是又抱着那只三脚猫到兽医站去看病？阿兵忽然硬起来了。他知道这会儿不能熊，熊了以后在礼士胡同他就连红毛狗都不如了。

我不掏！他再次强硬地说。

算你嘴硬，大胡子说，你别仗着是个残疾人我就不敢打你，我有的是治你的法子。他说着就把阿兵的拐杖斜戳在地上，一抬脚就准备往上踩。他那大象一样粗的腿足足有三百斤吧。

阿兵没有办法了，他知道硬撑下去的结果是今天自己从这里爬回去。大胡子男人扎足了势等着阿兵告饶，但没有反应，最后他只好狠了心往下踩。就在他的脚快要落下的一瞬间，忽然，“呱！呱！”两声清脆的竹板声在人群里响起，紧接着是快板书：

哎，哎，叫大哥，您别发火，

那只皮鞋卖给我！

大伙都回头朝后瞧，人堆里挤出了一个人：嘿，又一个瘸子！

瘸子继续说着快板书：

嘿，您说得对，说得好，

我是瘸子没有错。

两条腿的人满地跑，

一条腿的才是宝！

哟，这瘸子的嘴！大家都给逗乐了，连大胡子也不自觉地松开了阿兵的拐杖。瘸子蹦蹦跳跳地跳到阿兵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
叫兄弟，您受难为，

瘸子买鞋得配对儿，

您左腿，我右腿，

合作起来是绝配。

这时候大伙儿才注意到，这两个瘸子果真是一左一右。天底下竟有如此凑巧的事！

不过，大胡子有点怀疑。这瘸子拄着两根竹竿做拐杖，竹竿的一头劈开撑成“丫”字形夹在胳肢窝，比起阿兵从商店里买来的那种，它们只能叫劈柴棒。他的衣服已经分不清颜色了，因为斑斑点点的什么颜色都有。以这种颜色为背景，映衬着他脖子上拴着的一面小锣、左肩斜挎

的一只海碗大的腰鼓和右肩斜挎着的一支毛瑟枪一样的二胡。他是流浪艺人？靠卖唱混个半饥不饱的人还能买得起皮鞋？

不过瘸子的鞋确实烂得不像话了，鞋帮像张开的牛嘴。大胡子看他时，他故意让脚指头在烂茬口里探头探脑，仿佛牛伸出舌头舔嘴唇。

大胡子有些迟疑地把那只右脚鞋从阿兵怀里抽回来，塞给了瘸子，他也乐得有人给他台阶下，不然欺负残疾人怎么说也不算光彩的事，是要落人话柄的。瘸子分三次从兜里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大堆钱，全是角角分分的零票子。售货员厌恶地捏着鼻子，用圆珠笔拨拉着数钱。

围观的人们不高兴了，他们好不容易等来的一场戏让这多事的瘸子给搅黄了，大墩吆喝道，不要卖给他，乡巴佬！就在这会儿，数钱的售货员叫道，嗨，瘸子，你的钱不够，差五块！

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刚才在外面数过了。

难道老娘昧你的钱了？你自己过来数！

瘸子老老实实在自己过去数了一遍，数完了结结巴巴地说，怎么……会……怎么？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汗水都急出来了。

看热闹的叫道，打这个东西，敢到咱们地界来骗人！阿兵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崭新的五元票子，拍在售货员的面前。够了吧？

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按说阿兵应该感谢瘸子给他解围。阿兵也是这样想的，但他却做不来。瘸子口口声声自称“瘸子”，让他反感，别人轻蔑倒也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自虐？阿兵庆幸刚才有五块钱的机会，让他还了瘸子的人情。他宁愿相信瘸子是真的要买鞋，与他配对是事出凑巧，谁也不欠谁的。

观众们带着没有尽兴的遗憾骂骂咧咧地散出鞋店，阿兵也随在人

后。可是瘸子却拽住了他，他说大哥，您别走，我还没有还您的钱呢。阿兵想这瘸子搞什么鬼，有钱为什么刚才不拿出来？正琢磨着呢，瘸子又“呱，呱”敲响了竹板：

嗨嗨，叫大伙，都别走，

还有好戏在后头。

瘸子武艺十八般，

样样都让您开眼。

大伙还真的让瘸子给拉住了，反正这小镇上也没有什么娱乐，他们正发愁如何打发这星期天午睡之后的无聊。大家就地围成一个圆圈，像观看耍猴一样把阿兵和瘸子围在中间。鞋店的那个胡子男人不干了，他吆喝道，喂喂，出去，出去，都出去，我们还营业不？但女售货员乐意，她说别价别价，我还想看呢。

阿兵真觉得自己成了猴子，他甩开瘸子的手，叮当叮当从圆心走到了圆边，围观的人哄笑着说，嗨，不要走，一左一右，天下绝配！阿兵生气地从人堆中挤了出去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远远地站在敞开的鞋店门外看着瘸子的表演。

瘸子向胡子男人讨一张椅子，胡子不给，他只好把一半屁股搁在鞋店的门槛上坐下来。瘸子先操起锣当当当敲几声，然后说，各位少爷们，大家有钱的帮一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一个圆场，兄弟我献丑了。随着一阵急促的颤音，瘸子演奏起了二胡名曲《江河水》，然而他还没拉两句，就被大墩粗暴的声音打断了：停了停了，什么声音呀，锯木头一样难听！瘸子换了一首通俗歌曲《涛声依旧》，仍然是刚拉了几下，

那个女售货员撇撇嘴，说糟蹋毛宁哩，帅哥的歌怎么能让瘸子拉？大胡子男人朝瘸子吆喝道，喂，瘸子，你还有没有别的把戏，光拉锯我可要赶人了！

这时候阿兵看见瘸子扶着拐杖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猛地吸了一口气，忽然松开两支拐杖，在身体即将栽倒的一刹那间，双手撑在地面上，人整个倒立起来。瘸子的面色憋得紫红，好像一只熟过头的茄子，宽大的衣服褪下来拥在脖子上，亮出瘦骨嶙峋的胸膛，汗水一疙瘩一疙瘩地在那里翻山越岭往下滚。就这样，仍然没有人施舍，哪怕一分钱。瘸子气喘吁吁地说，各位爷们，还不……过……瘾？那我就再来一个绝的：倒立……舞蹈。

瘸子真的用手支撑着身体在地上跳起舞来。

这是伦巴……

这是探戈……

这是恰恰……

……

瘸子声嘶力竭地报着曲目。

阿兵觉得自己全身的肌肉抽得紧紧的，骨头也发出了嘎巴嘎巴的响声。他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再看下去他准会疯。

阿兵挤进人堆里，把五块钱狠狠地摔在瘸子的面前，然后含着眼泪离开了。

他听见瘸子在后面喊，大哥，大哥，借你的钱还没还呢，怎么还能要你的钱？但他没有回头。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没有尊严呢，哪怕是残疾人！

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阿兵一直在寻找工作。他原来是玉器加工厂的工艺师，现在下岗了，厂里效益不好，裁了十二个人，名单上排在第二的就是他。阿兵之所以要买新皮鞋，就是为了在应聘时让人家看着精神一点。其实阿兵平时是不穿皮鞋的，收入不高手头拮据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更让阿兵伤心的是，一旦到鞋店买鞋，新鞋拿到你手里时，对于别人，马上就会急不可待地穿在脚上去享受新鞋的快感，而对于他来说，却是当即给你一个打击：提醒你是一个残疾人，是一个缺少零件的残次品！

新鞋并没有给阿兵带来好运。现在肢体健全的人都纷纷失业，谁愿意要一个残疾人呢？哪怕他是一个精神抖擞的残疾人。今天，阿兵就去参加了一次招聘会，那是这座小城的另一条街道招聘公共厕所管理员，所谓管理员是客气的叫法，干的活实际上就是坐在茅房外面收屎尿钱，时不时进去冲一下茅坑。阿兵想这下贱的事该不会有人抢吧，稍微看得起自己的人谁愿意戳在厕所门口闻臭气呢？然而到现场一看，嗨，人山人海，他挤都挤不进去，只好打道回府。

现在阿兵就垂头丧气地走在礼士胡同里。午后的蝉鸣黏涩而沉闷，一群灰色的鸽子扑棱棱低空从阿兵的头顶飞过去，落在不远处一道长满芨芨草的同样是灰色的房脊上。阿兵的眼神是茫然的，他的心里就像现在的礼士胡同一样空空荡荡。所以，他不可能看见就在自己眼前的大槐树下面席地而坐的瘸子，或者说他可能看见了，但却毫无反应。瘸子“大哥、大哥”叫了两声，阿兵仍直愣愣地往前走。瘸子就“呱、呱”地打起竹板来：

叫大哥，你听我言，

小弟就在你面前。

你走路，别犯愣，

小心碰得头面肿。

竹板的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像爆竹一样响亮，阿兵“哦哦”了两声，反应了过来。瘸子说，大哥，我找了你好几天了，光在这棵树下，我就坐了两天。找我干什么？阿兵淡淡地说。他不愿意和瘸子打交道，有点瞧不起他。瘸子说，给你还钱呀。我不要了，阿兵说。本来这钱也是他送给瘸子的，没打算让他还。可是瘸子不答应，他说，我不能背着债过日子，你看，我背上的东西够多的了，要压死人的。他耸耸肩，铜锣腰鼓二胡咣当咣当响。瘸子把十块钱塞给阿兵，阿兵又把钱塞了回去，他们之间推来挡去的。

你拿回去！不知怎么的，阿兵忽然发火了，他猛地把钱摔在地上，声音和手指都是颤巍巍的，你……你是在糟蹋我……

瘸子被骂晕了，他不知所措，呆呆地看着阿兵，阿兵也呆呆地看着他。足足有几分钟吧，瘸子开口了，他说，大哥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你失业了，找不着工作，烦着哩，你骂我出出气吧。

阿兵无言以对。

大哥，瘸子接着说，我给你拉几支曲子听听吧？听曲子能败火。在家里，我爸发脾气，我就给他拉曲子，他听着听着就气顺了。

阿兵鼻子一酸，他觉得自己刚才过分了，不该给一个无辜的人发火，而且同样是一个可怜的人，甚至比自己还惨。阿兵把那张谁也不要的十块钱从地上捡了起来，最后决定去喝茶，两个人共同把它花掉。顺便也听听你的曲子，阿兵说。

他们来到了街上的悦来茶馆。这是一个老式茶馆，新的都叫“茶道”或“茶艺馆”，里面有一些很刺激的玩意儿，当然也很贵，阿兵只听人说过，从没有去过。阿兵是悦来茶馆的常客，以前他经常在这里消磨下班之后的孤寂和无聊。他们到的时候正是悦来茶馆的老顾客们在家午睡的当口，店里冷冷清清的，就连老板也趴在油光瓦亮的樟木桌上打瞌睡。

茶沏好之后，阿兵首先问了瘸子的身世，瘸子告诉阿兵他叫阿水，老家就在离小镇不远的那个有着一条大河的县。那个县是非常有名的，阿兵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它，那里正在修一座很大很大的水库。阿兵奇怪为什么阿水对他的情况这么了解，阿水笑着说，我是卖唱的，我得不断地找故事，这样才能有说辞呀。

阿兵想到了那天买鞋的事，他见识了阿水的一张嘴，那确实是一张出口成章、饶有趣味的嘴。你的新鞋呢，阿兵问。他看到阿水脚上仍然穿着那只裂口子的破布鞋。

穿不上，阿水笑着说，小了一码。

……你……阿兵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阿兵的话渐渐地多了起来，多少天了，不，应该说是很多年了，阿兵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。他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。现在他把阿水当作知心朋友，而且，不知怎么的，阿兵竟然不能把持住自己，倾诉中越来越流露出深重的无助和悲愁。

你说怎么办，我找不到工作以后怎么活？阿兵说。

没事的。阿水笑着说，总会有办法的。

会有什么办法呢？谁会把一个残疾人当回事！阿兵说。

大哥，阿水说，别指望别人，我们得靠自己。

可我们是残疾人啊。阿兵感慨道。

谁又不是残疾呢？阿水反问道，我们的残疾是肢体上的，看得见，有的人残疾在灵魂上，看不见，这世上有完美的人吗？

阿兵想一想确实是，连毛主席都犯错误呢。

阿水说，所以你不要太在意残疾，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，不要把残疾看成是上天对人的惩罚，而看作是老天爷对我们的钟爱，他选中了我们，特别要考验我们的毅力和品质。古人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们是要担当大任的人！大哥，阿水乐呵呵地拍着阿兵的肩膀说，我们都是杰出的人，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优势。

阿水像一个哲学家，说话云里雾里的，阿兵似懂非懂。但最后的几句他逮住了：这不是在自我麻醉吗？阿兵想。可是看着阿水乐观洒脱的样子，阿兵觉得阿水这样做也有道理，像自己这样整天忧心忡忡的，又能怎么样？

不要让残疾成为疮疤，一揭就疼。阿水说，那天你在鞋店里发火，我就觉得不值。第一，瘸子是一种称谓，它指的是单腿行走的状态，你不要把它理解成贬义的，别人这样叫我们，如果不是捏造，我们就不必生气；第二，即使别人是恶意的，我们也不必计较，因为我们是杰出的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甚至可以这样认为，他们正是出于嫉妒才这样叫我们。

阿水的话正中阿兵的隐衷，他最恼火的就是别人拿残疾取笑他。现在经阿水这么一说，他多少有点脱敏了。为了彻底解除阿兵的条件反射，阿水连续地叫阿兵瘸子，瘸子瘸子瘸子！阿兵起先有些别扭，接着